



徐继素 主编

二十四史

第八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十四史. 第8册/徐继素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8. 5

ISBN 978 - 7 - 104 - 02754 - 6

I. 二… II. 徐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纪传体
IV. K204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974 号

二十四史

总策划: 三讀文化

责任编辑: 左灿丽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52. 25

字 数: 5665 千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2754 - 6

定 价: 1695. 00 元 (全 8 册)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

元 史

元史卷一

本纪第一

太 祖

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，讳铁木真，姓奇渥温氏，蒙古部人。

其十世祖孛端叉儿，母曰阿兰果火，嫁脱奔咩哩健，生二子，长曰博寒葛答黑，次曰博合睹撒里直。既而夫亡，阿兰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中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。阿兰惊觉，遂有娠，产一子，即孛端叉儿也。孛端叉儿状貌奇异，沉默寡言，家人谓之痴。独阿兰语人曰：“此儿非痴，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。”阿兰没，诸兄分家赀不及之。孛端叉儿曰：“贫贱富贵，命也，赀财何足道。”独乘青白马，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。食饮无所得，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，孛端叉儿以缯设机取之，鹰即驯狎。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，或阙即继，似有天相之。居数月，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，孛端叉儿结茅与之居，出入相资，自此生理稍足。一日，仲兄忽思之，曰：“孛端叉儿独出而无赀，近

者得无冻馁乎？”即自来访，邀与俱归。孛端叉儿中路谓其兄曰：“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，若临之以兵，可服也。”兄以为然。至家，即选壮士，令孛端叉儿帅之前行，果尽降之。

孛端叉儿歿，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嗣，生子曰咩撚笃敦。咩撚笃敦妻曰莫拿伦，生七子而寡。莫拿伦性刚急。时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儿掘田间草根以为食，莫拿伦乘车出，适见之，怒曰：“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，群儿辄敢坏之邪。”驱车径出，辄伤诸儿，有至死者。押刺伊而忿怨，尽驱莫拿伦马群以去。莫拿伦诸子闻之，不及被甲，往追之。莫拿伦私忧曰：“吾儿不甲以往，恐不能胜敌。”令子妇载甲赴之，已无及矣。既而果为所败，六子皆死。押刺伊而乘胜杀莫拿伦，灭其家。惟一长孙海都尚幼，乳母匿诸积木中，得免。先是，莫拿伦第七子纳真，于八刺忽民家为赘婿，故不及难。闻其家被祸，来视之，见病姬十数与海都尚在，其计无所出。幸驱马时，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，纳真至是得乘之。乃





伪为牧马者，诣押刺伊而。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，臂鹰而猎。纳真识其鹰，曰：“此吾兄所擎者也。”趋前给其少者曰：“有赤马引群马而东，汝见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少者乃问曰：“尔所经过有鳧雁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汝可为吾前导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遂同行。转一河隈，度后骑相去稍远，刺杀之。紫马与鹰，趋迎后骑，给之如初。后骑问曰：“前射鳧雁者吾子也，何为久卧不起耶？”纳真以鼻衄对。骑者方怒，纳真乘隙刺杀之。复前行至一山下，有马数百，牧者唯童子数人，方击髀石为戏。纳真熟视之，亦兄家物也。给问童子，亦如之。于是登山四顾，悄无来人，尽杀童子，驱马臂鹰而还，取海都并病姬，归八刺忽之地止焉。海都稍长，纳真率八刺忽怯谷诸民，共立为君。海都既立，以兵攻押刺伊而，臣属之，形势寝大。列营帐于八刺合黑河上，跨河为梁，以便往来。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。

海都歿，子拜姓忽儿嗣。拜姓忽儿歿，子敦必乃嗣。敦必乃歿，子葛不律寒嗣。葛不律寒歿，子八哩丹嗣。八哩丹歿，子也速该嗣，并吞诸部落，势愈盛大。也速该崩，至元三年十月，追谥烈祖神元皇帝。

初，烈祖征塔塔儿部，获其部长铁木真。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，手握凝血如赤石。烈祖异之，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，志武功也。

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，后因塔儿不台用事，遂生嫌隙，绝不与通。及烈祖崩，帝方幼冲，部众多归泰赤乌。近侍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，帝自泣留之。脱端曰：“深池已乾矣，坚石已碎矣，留复何为！”竟帅众驰去。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，麾旗将兵，躬自追叛者，驱其大半而还。

时帝麾下捌只别居萨里河。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居玉律哥泉，时欲相侵袭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。捌只麾下左右匿群马中，射

杀之。札木合以为怨，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，以众三万来战。帝时驻军答阑版朱思之野，闻变，大集诸部兵，分十有三翼以俟。已而札木合至，帝与大战，破走之。

当是时，诸部之中，唯泰赤乌地广民众，号为最强。其族照烈部，与帝所居相近。帝尝出猎，偶与照烈猎骑相属，帝谓之曰：“今夕可同宿乎？”照烈曰：“同宿固所愿，但从者四百，因糗粮不具，已遣半还矣，今将奈何？”帝固邀与宿，凡其留者，悉饮食之。明日再合围，帝使左右驱兽向照烈，照烈得多获以归。其众感之，私相语曰：“泰赤乌与我虽兄弟，常攘我车马，夺我饮食，无人君之度。有人君之度者，其惟铁木真太子乎？”照烈之长玉律，时为泰赤乌所虐，不能堪，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，将杀泰赤乌以自效。帝曰：“我方熟寐，幸汝觉我，自今车辙人迹之涂，当尽夺以与汝矣。”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，复叛去。塔海答鲁至中路，为泰赤乌部人所杀，照烈部遂亡。

时帝功德日盛，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，见帝宽仁，时赐人以裘马，心悦之。若赤老温、若哲别、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，若朵郎吉、若札刺儿、若忙兀诸部，皆慕义来降。

帝会诸族薛彻、大丑（及薛彻别吉）等，各以旄车载湏酪，宴于斡难河上。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儿真之前，共置马湏一革囊；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，独置一革囊。忽儿真怒曰：“今不尊我，而贵野别该乎？”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儿所为，遂笞之。于是颇有隙。时皇弟别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，乞列思，华言禁外系马所也。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。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鞞，别里古台执之。播里怒斫别里古台，伤其背。左右欲斗，别里古台止之，曰：“汝等欲即复仇乎？我伤幸未甚，姑待之。”不



听,各持马乳撞疾斗,夺忽儿真、火里真二哈敦以归。薛彻别吉遣使请和,因令二哈敦还。会塔塔儿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,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。帝闻之,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,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。候六日不至,帝自与战,杀蔑兀真笑里徒,尽虏其辎重。

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,帝欲讨之,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。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,杀其十人,去五十人衣而归之。帝怒曰:“薛彻别吉曩答我失丘儿,斫伤我别里古台,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!”因帅兵逾沙磧攻之,杀虏其部众,唯薛彻、大丑仅以妻孥免。越数月,帝复伐薛彻、大丑,追至帖烈徒之隘,灭之。

克烈部札阿紺孛来归。札阿紺孛者,部长汪罕之弟也。汪罕名脱里,受金封爵为王,番言音重,故称王为汪罕。

初,汪罕之父忽儿札胡思盃禄既卒,汪罕嗣位,多杀戮昆弟。其叔父菊儿〔罕〕帅兵与汪罕战,逼于哈刺温隘败之;仅以百余骑脱走,奔于烈祖。烈祖亲将兵逐菊儿〔罕〕走西夏,复夺部众归汪罕。汪罕德之,遂相与盟,称为按答。按答,华言交物之友也。烈祖崩,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,怨汪罕多杀之故,复叛归乃蛮部。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,尽夺其部众与之。汪罕走河西、回鹘、回回三国,奔契丹。既而复叛归,中道粮绝,捋羊乳为饮,刺囊驼血为食,困乏之甚。帝以其与烈祖交好,遣近侍往招之。帝亲迎抚劳,安置军中振给之。遂会于土兀刺河上,尊汪罕为父。

未几,帝伐蔑里乞部,与其部长脱脱战于莫那察山,遂掠其资财、田禾,以遗汪罕。汪罕因此部众稍集。

居亡何,汪罕自以其势足以有为,不告于帝,独率兵复攻蔑里乞部。部人败走,脱脱奔八儿忽真之隘。汪罕大掠而还,于帝

一无所遗,帝不以屑意。

会乃蛮部长不〔鲁欲〕〔欲鲁〕罕不服,帝复与汪罕征之,至黑辛八石之野,遇其前锋也的脱孛鲁者,领百骑来战,见军势渐逼,走据高山,其马鞍转坠,擒之。曾未几何,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,会日暮,各还营垒,约明日战。是夜,汪罕多燃火营中,示人不疑,潜移部众于别所。及旦,帝始知之,因颇疑其有异志,退师萨里河。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刺河,汪罕子亦刺合及札阿紺孛来会。曲薛吾等察知之,乘其不备,袭虏其部众于道。亦刺合奔告汪罕,汪罕命亦刺合与卜鲁忽解共追之,且遣使来曰:“乃蛮不道,掠我人民,太子有四良将,能假我以雪耻乎?”帝顿释前憾,遂遣博尔术、木华黎、博罗浑、赤老温四人,帅师以往。师未至,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,与之战,大败,卜鲁忽解成擒。流矢中亦刺合马胯,几为所获。须臾四将至,击乃蛮走,尽夺所掠归汪罕。已而与皇弟哈撒儿再伐乃蛮,拒斗于忽阑盍侧山,大败之,尽杀其诸将族众,积尸以为京观。乃蛮之势遂弱。

时泰赤乌犹强,帝会汪罕于萨里河,与泰赤乌部长沆忽等大战斡难河上,败走之,斩获无算。

哈答斤部、散只兀部、朵鲁班部、塔塔儿部、弘吉剌部闻乃蛮、泰赤乌败,皆畏威不自安,会于阿雷泉,斩白马为誓,欲袭帝及汪罕。弘吉剌部长迭夷恐事不成,潜遣人告变。帝与汪罕自虎图泽逆战于盃亦烈川,又大败之。

汪罕遂分兵,自由〔怯〕绿怜河而行。札阿紺孛谋于按敦阿述、燕火脱儿等曰:“我兄性行不常,既屠绝我昆弟,我辈又岂得独全乎?”按敦阿述泄其言,汪罕令执燕火脱儿等至帐下,解其缚,且谓燕火脱儿曰:“吾辈由西夏而来,道路饥困,其相誓





之语，遽忘之乎？”因唾其面。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。汪罕又屡责札阿绀孛，至于不能堪。札阿绀孛与燕火脱儿等俱奔乃蛮。

帝驻军于彻彻儿山，起兵伐塔塔儿部。部长阿刺兀都儿等来逆战，大败之。

时弘吉剌部欲来附，哈撒儿不知其意，往掠之。于是弘吉剌归札木合部，与朵鲁班、亦乞剌思、哈答斤、火鲁剌思、塔塔儿、散只兀诸部，会于犍河，共立札木合为局儿罕，盟于秃律别儿河岸，为誓曰：“凡我同盟，有泄此谋者，如岸之摧，如林之伐。”誓毕，共举足蹋岸，挥刀斫林，驱士卒来侵。塔海哈时在众中，与帝麾下抄吾儿连姻，抄吾儿偶往视之，具知其谋，即还至帝所，悉以其谋告之。帝即起兵，逆战于海刺儿、帖尼火鲁罕之地，破之。札木合脱走，弘吉剌部来降。

岁壬戌，帝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，伐按赤塔塔儿、察罕塔塔儿二部。先誓师曰：“苟破敌逐北，见弃遗物，慎无获，俟军事毕散之。”既而果胜，族人按弹、火察儿、答力台三人背约，帝怒，尽夺其所获，分之军中。

初，脱脱败走八儿忽真隘，既而复出为患，帝帅兵讨走之。至是，又会乃蛮部不（鲁欲）〔欲鲁〕罕约朵鲁班、塔塔儿、哈答斤、散只兀诸部来侵。帝遣骑乘高四望，知乃蛮兵渐至，帝与汪罕移军入塞。亦刺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，乃蛮军冲之不动，遂还。亦刺合寻亦入塞。将战，帝迁辎重于他所，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，大战于阙奕坛之野。乃蛮使神巫祭风雪，欲因其势进攻。既而反风，逆击其阵。乃蛮军不能战，欲引还。雪满沟涧，帝勒兵乘之，乃蛮大败。是时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蛮，见其败，即还。道经诸部之立己者，大纵掠而去。

帝欲为长子术赤求婚于汪罕女抄儿伯姬，汪罕之（子）〔孙〕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火

阿真伯姬，俱不谐。自是颇有违言。初，帝与汪罕合军攻乃蛮，约明日战。札木合言于汪罕曰：“我于君是白翎雀，他人是鸿雁耳。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，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。”意谓帝心不可保也。汪罕闻之疑，遂移部众于别所。及议昏不成，札木合复乘隙谓亦刺合曰：“太子虽言是汪罕之子，尝通信于乃蛮，将不利于君父子。君若能加兵，我当从傍助君也。”亦刺合信之。会答力台、火察儿、按弹等叛归亦刺合，亦说之曰：“我等愿佐君讨宣懿太后诸子也。”亦刺合大喜，遣使言于汪罕。汪罕曰：“札木合，巧言寡信人也，不足听。”亦刺合力言之，使者往返者数四。汪罕曰：“吾身之存，实太子是赖。髭须已白，遗骸冀得安寝，汝乃喋喋不已耶？汝善自为之，毋贻吾忧可也。”札木合遂纵火焚帝牧地而去。

岁癸（丑）〔亥〕，汪罕父子谋欲害帝，乃遣使者来曰：“向者所议媾事，今当相从，请来饮布浑察儿。”布浑察儿，华言许亲酒也。帝以为然，率十骑赴之。至中道，心有所疑，命一骑往谢，帝遂还。汪罕谋既不成，即议举兵来侵。圜人乞（力失）〔失力〕闻其事，密与弟把带告帝。帝即驰军阿兰塞，悉移辎重于他所，遣折里麦为前锋，俟汪罕至即整兵出战。先与朱力斤部遇，次与董哀部遇，又次与火力失烈门部遇，皆败之；最后与汪罕亲兵遇，又败之。亦刺合见势急，突来冲阵，射之中颊，即斂兵而退。怯里亦部人遂弃汪罕来降。

汪罕既败而归，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，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：“君为叔父菊儿〔罕〕所逐，困迫来归，我父即攻菊儿〔罕〕败之于河西，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。此大有功于君一也。君为乃蛮所攻，西奔日没处。君弟札阿绀孛在金境，我亟遣人召还。比至，又为蔑里乞部人所逼，我请我



兄薛彻别及我弟大丑往杀之。此大有功于君二也。君困迫来归时，我过哈丁里，历掠诸部羊、马、资财，尽以奉君，不半月间，令君饥者饱，瘠者肥。此大有功于君三也。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，大获而还，未尝以毫发分我，我不以为意。及君为乃蛮所倾覆，我遣四将夺还尔民人，重立尔国家。此大有功于君四也。我征朵鲁班、塔塔儿、哈答斤、散只兀、弘吉剌五部，如海东鹜禽之于鹅雁，见无不获，获则必致于君。此大有功于君五也。是五者皆有明验，君不报我则已，今乃易恩为仇，而遽加兵于我哉。”汪罕闻之，语亦剌合曰：“我向者之言何如？吾儿宜识之。”亦剌合曰：“事势至今日，必不可已，唯有竭力战斗。我胜则并彼，彼胜则并我耳。多言何为。”

时帝诸族按弹、火察儿皆在汪罕左右。帝因遣阿里海消责汪罕，就令告之曰：“昔者吾国无主，以薛彻、太丑二人实我伯祖八剌哈之裔，欲立之。二人既已固辞，乃以汝火察儿为伯父聂坤之子，又欲立之，汝又固辞。然事不可中辍，复以汝按弹为我祖忽都剌之子，又欲立之，汝又固辞。于是汝等推戴吾为之主，初岂我之本心哉，不自意相迫至于如此也。三河，祖宗肇基之地，毋为他人所有。汝善事汪罕，汪罕性无常，遇我尚如此，况汝辈乎。我今去矣，我今去矣。”按弹等无一言。

帝既遣使于汪罕，遂进兵虜弘吉（利）〔剌〕别部溺儿斤以行。至班朱尼河，河水方浑，帝饮之以誓众。有亦乞烈部人李徒者，为火鲁剌部所败，因遇帝，与之同盟。哈撒儿别居哈剌浑山，妻子为汪罕所虜，挟幼子脱虎走，粮绝，探鸟卵为食，来会于河上。时汪罕形势盛强，帝微弱，胜败未可知，众颇危惧。凡与饮河水者，谓之饮浑水，言其曾同艰难也。汪罕兵至，帝与战于哈阑真沙陀之地，汪罕大败。其臣按弹、火

察儿、札木合等谋弑汪罕，弗克，往奔乃蛮。答力台、把怜等部稽顙来降。

帝移军斡难河源，谋攻汪罕，复遣二使往汪罕，伪为哈撒儿之言曰：“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，我之妻孥又在王所，纵我欲往，将安所之耶？王傥弃我前愆，念我旧好，即束手来归矣。”汪罕信之，因遣人随二使来，以皮囊盛血与之盟。及至，即以二使为向导，令军士衔枚夜趋折折运都山，出其不意，袭汪罕，败之。尽降克烈部众。汪罕与亦剌合挺身遁去。汪罕叹曰：“我为吾儿所误，今日之祸悔将何及！”汪罕出走，路逢乃蛮部将，遂为其所杀。亦剌哈走西夏，日剽掠以自资。既而亦为西夏所攻走，至龟兹国，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。

帝既灭汪罕，大猎于帖麦该川，宣布号令，振凯而归。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，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：“吾闻东方有称帝者。天无二日，民岂有二王邪？君能益吾右翼，吾将夺其弧矢也。”阿剌忽思即以是谋报帝，居无何，举部来归。

岁甲子，帝大会于帖麦该川，议伐乃蛮。群臣以方春马瘦，宜俟秋高为言。皇弟斡赤斤曰：“事所当为，断之在早，何可以马瘦为辞。”别里古台亦曰：“乃蛮欲夺我弧矢，是小我也，我辈义当同死。彼恃其国大而言夸，苟乘其不备而攻之，功当可成也。”帝悦，曰：“以此众战，何忧不胜。”遂进兵伐乃蛮。驻兵于建忒该山，先遣虎必来、哲别二人为前锋。太阳罕至自按台，营于沱海山，与蔑里乞部长脱脱、克烈部长阿怜太石、猥剌部长忽都花别吉，暨秃鲁班、塔塔儿、哈答斤、散只兀诸部合，兵势颇盛。时我队中羸马有惊人乃蛮营中者，太阳罕见之，与众谋曰：“蒙古之马瘦弱如此，今当诱其深入，然后战而擒之。”其将火力速八赤对曰：“先王战伐，勇进不回，马尾人背，不使敌人见之。今为此迁延之计，得非



心中有所惧乎？苟惧之，何不令后妃来统军也。”太阳罕怒，即跃马索战。帝以哈撒儿主中军。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，见帝军容整肃，谓左右曰：“乃蛮初举兵，视蒙古军若粘剌羔儿，意谓蹄皮亦不留。今吾观其气势，殆非往时矣。”遂引所部兵遁去。是日，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，禽杀太阳罕。诸部军一时皆溃，夜走绝险，坠崖死者不可胜计。明日，余众悉降。于是朵鲁班、塔塔儿、哈答斤、散只兀四部亦来降。

已而复征蔑里乞部。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；其属带儿兀孙献女迎降，俄复叛去。帝至泰寒寨，遣孛罗欢、沈白二人领右军往平之。

岁乙丑，帝征西夏，拔力吉里寨，经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。

元年丙寅，帝大会诸王群臣，建九旂白旗，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。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。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。

帝既即位，遂发兵复征乃蛮。时卜欲鲁罕猎于兀鲁塔山，擒之以归。太阳罕子屈出律罕与脱脱奔也儿的石河上。

帝始议伐金。初，金杀帝宗亲咸补海罕，帝欲复仇。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，帝乃定议致讨，然未敢轻动也。

二年丁卯秋，再征西夏，克斡罗孩城。

是岁，遣按弹、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。既而野牒亦纳里部、阿里替也儿部，皆遣使来献名鹰。

三年戊辰春，帝至自西夏。

夏，避暑龙庭。

冬，再征脱脱及屈出律罕。时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锋，不战而降，因用为向导。至也儿的石河，讨蔑里乞部，灭之。脱脱中流矢死。屈出律奔契丹。

四年己巳春，畏吾儿国来归。帝入河西。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，败之，

获其副元帅高令公。克兀刺海城，俘其太傅西壁氏。进至克夷门，复败夏师，获其将嵬名令公。薄中兴府，引河水灌之。堤决，水外溃，遂撤围还。遣太傅讹答入中兴，招谕夏主，夏主纳女请和。

五年庚午春，金谋来伐，筑乌沙堡。帝命遮别袭杀其众，遂略地而东。

初，帝贡岁币于金，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〔静〕〔净〕州。帝见允济不为礼。允济归，欲请兵攻之。会金主璟殂，允济嗣位，有诏至国，传言当拜受。帝问金使曰：“新君为谁？”金使曰：“卫王也。”帝遽南面唾曰：“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，此等庸懦亦为之耶，何以拜为！”即乘马北去。金使还言，允济益怒，欲俟帝再入贡，就进场害之。帝知之，遂与金绝，益严兵为备。

六年辛未春，帝居怯绿连河。西域哈刺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。畏吾儿国主亦都护来觐。

二月，帝自将南伐，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，取大水冻、丰利等县。金复筑乌沙堡。

秋七月，命遮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，拔之。

八月，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会河川，败之。

九月，拔德兴府，居庸关守将遁去。遮别遂入关，抵中都。

冬十月，袭金群牧监，驱其马而还。耶律阿海降，人见帝于行在所。皇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分徇云内、东胜、武、朔等州，下之。

是冬，驻蹕金之北境。刘伯林、夹谷长哥等来降。

七年壬申春正月，耶律留哥聚众于隆安，自为都元帅，遣使来附。帝破昌、桓、抚等州。金将纥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万来援，帝与战于斡儿猪，大败之。

秋，围西京。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

师来援，帝遣兵诱至密谷口逆击之，尽殄。复攻西京，帝中流矢，遂撤围。

九月，察罕克奉圣州。

冬十二月甲申，遮别攻东京不拔，即引去，夜驰还，袭克之。

八年癸酉春，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，改元统。

秋七月，克宣德府，遂攻德兴府。皇子拖雷、驸马赤驹先登，拔之。帝进至怀来。及金行省完颜纲、元帅高琪战，败之，追至北口。金兵保居庸，诏可忒、薄剌守之。遂趋涿鹿。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。帝出紫荆关，败金师于五回岭，拔涿、易二州。契丹讹鲁不儿等献北口，遮别遂取居庸，与可忒、薄剌会。

八月，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济，迎丰王珣立之。

是秋，分兵三道：命皇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为右军，循太行而南，取保、遂、安肃、安、定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卫、辉、怀、孟、掠泽、潞、辽、沁、平阳、太原、吉、隰，拔汾、石、岚、忻、代、武等州而还；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、拙赤觶、薄剌为左军，遵海而东，取蓟州、平、滦、辽西诸郡而还；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，取雄、霸、莫、安、河间、沧、景、献、深、祁、蠡、冀、恩、濮、开、滑、博、济、泰安、济南、滨、棣、益都、淄、潍、登、莱、沂等郡。复命木华黎攻密州，屠之。史天倪、萧勃迭率众来降，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。帝至中都，三道兵还，合屯大口。

是岁，河北郡县尽拔，唯中都、通、顺、真定、清、沃、大名、东平、德、邳、海州十一城不下。

九年甲戌春三月，驻蹕中都北郊。诸将请乘胜破燕，帝不从。乃遣使谕金主曰：“汝山东、河北郡县悉为我有，汝所守惟燕京耳。天既弱汝，我复迫汝于险，天其谓我何。我今还军，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

怒耶？”金主遂遣使求和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、童男女五百、马三千以献，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。

夏五月，金主迁汴，以完颜福兴及参政抹撚尽忠辅其太子守忠，留守中都。

六月，金紃军斡答等杀其主帅，率众来降。诏三摸合、石抹明安与斡答等围中都。帝避暑鱼儿冻。

秋七月，金太子守忠走汴。

冬十月，木华黎征辽东，高州卢琮、金（扑）〔朴〕等降。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，自立为临海王，遣使来降。

十年乙亥春正月，金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，以七斤为元帅。

二月，木华黎攻北京，金元帅寅答虎、乌古伦以城降，以寅答虎为留守，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。兴中府元帅石天应来降，以天应为兴中府尹。

三月，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援中都，战于霸州，败之。

夏四月，克清、顺二州。诏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南征。鲸谋叛伏诛。鲸弟致遂据锦州，僭号汉兴皇帝，改元兴龙。

五月庚申，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，抹撚尽忠弃城走，明安入守之。是月，避暑桓州凉泾。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。

秋七月，红罗山寨主杜秀降，以秀为锦州节度使。遣乙职里往谕金主以河北、山东未下诸城来献，及去帝号为河南王，当为罢兵。不从。诏史天倪南征，授右副都元帅，赐金虎符。

八月，天倪取平州，金经略使乞住降。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，降之。

是秋，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。

冬十月，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，僭称天王，国号大真，改元天泰。

十一月，耶律留哥来朝，以其子斜阁入侍。史天祥讨兴州，擒其节度使赵守玉。





十一年丙子春，还庐朐河行宫。张致陷兴中府，木华黎讨平之。

秋，撒里知兀姆三摸合拔都鲁率师由西夏趋关中，遂越潼关，获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，拔汝州等郡，抵汴京而还。

冬十月，蒲鲜万奴降，以其子帖哥入侍。既而复叛，僭称东夏。

十二年丁丑夏，盗祁和尚据武平，史天祥讨平之，遂擒金将巢元帥以献。察罕破金监军夹谷于霸州，金求和，察罕乃还。

秋八月，以木华黎为太师，封国王，将蒙古、紮、汉诸军南征，拔遂城、蠡州。

冬，克大名府，遂东定益都、淄、登、莱、潍、密等州。

是岁，秃满部民叛，命钵鲁完、朵鲁伯讨平之。

十三年戊寅秋八月，兵出紫荆口，获金行元帥事张柔，命还其旧职。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，克太原、平阳及忻、代、泽、潞、汾、霍等州。金将武仙攻满城，张柔击败之。

是年，伐西夏，围其王城，夏主李遵瑄出走西凉。契丹六哥据高丽江东城，命哈真、札剌率师平之；高丽王暉遂降，请岁贡方物。

十四年己卯春，张柔败武仙，降祁阳、曲阳、中山等城。

夏六月，西域杀使者，帝率师亲征，取讹答刺城，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。

秋，木华黎克岢、嵐、吉、隰等州，进攻绛州，拔其城，屠之。

十五年庚辰春三月，帝克蒲华城。

夏五月，克寻思干城，驻蹕也儿的石河。

秋，攻斡脱罗儿城，克之。木华黎徇地至真定，武仙出降。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、行府事，仙副之。东平严实籍彰德、大名、磁、洛、恩、博、滑、濬等州户三

十万来归，木华黎承制授实金紫光禄大夫、行尚书省事。

冬，金邢州节度使武贵降。木华黎攻东平不克，留严实守之，撤围趋洺州，分兵徇河北诸郡。

是岁，授董俊龙虎卫上将军、右副都元帅。

十六年辛巳春，帝攻卜哈儿、薛迷思干等城，皇子术赤攻养吉干、八儿真等城，并下之。

夏四月，驻蹕铁门关，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，称帝为兄。不允。金东平行省事忙古弃城遁，严实入守之。宋遣苟梦玉来请和。

夏六月，宋〔连〕〔涟〕水忠义统辖石珪率众来降，以珪为济、兗、单三州总管。

秋，帝攻班勒纥等城，皇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，下之。

冬十月，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、马鲁、昔剌思等城。木华黎出河西，克葭、绥德、保安、鄜、坊、丹等州，进攻延安，不下。

十一月，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，以琳为沧、景、滨、棣等州行都元帅。

是岁，诏谕德顺州。

十七年壬午春，皇子拖雷克徒思、匿察兀儿等城。还经木剌夷国，大掠之。渡撈阑河，克也里等城。遂与帝会，合兵攻塔里寒寨，拔之。木华黎军克乾、泾、邠、原等州，攻凤翔不下。

夏，避暑塔里寒寨。西域主札阑丁出奔，与灭里可汗合，忽都忽与战不利。帝自将击之，擒灭里可汗；札阑丁遁去，遣八剌追之，不获。

秋，金复遣乌古孙仲端来请和，见帝于回鹘国。帝谓曰：“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，令汝主为河南王，彼此罢兵，汝主不从。今木华黎已尽取之，乃始来请耶？”仲端乞



哀，帝曰：“念汝远来，河朔既为我有，关西数城未下者，其割付我。令汝主为河南王，勿复违也。”仲端乃归。金平阳公胡天作以青龙堡降。

冬十月，金河中府来附，以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守之。

十八年癸未春三月，太师国王木华黎薨。

夏，避暑八鲁弯川。皇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，遂定西域诸城，置达鲁花赤监治之。

冬十月，金主珣殂，子守绪立。

是岁，宋复遣苟梦玉来。

十九年甲申夏，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侵河北。史天倪与战于恩州，败之。

是岁，帝至东印度国，角端见，班师。

二十年乙酉春正月，还行宫。

二月，武仙以真定叛，杀史天倪。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。

三月，史天泽击仙走之，复真定。

夏六月，彭义斌以兵应仙，天泽御于赞皇，擒斩之。

二十一年〔丙戌〕春正月，帝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，自将伐之。

二月，取黑水等城。

夏，避暑于浑垂山。取甘、肃等州。

秋，取西凉府、罗罗、河罗等县，遂逾沙陀，至黄河九渡，取应里等县。

九月，李全执张琳，郡王带孙进兵围全于益都。

冬十一月庚申，帝攻灵州，夏遣嵬名令公来援。丙寅，帝渡河击夏师，败之。丁丑，五星聚见于西南。驻蹕盐州川。

十二月，李全降。授张柔行军千户、保州等处都元帅。

是岁，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。遣唐庆贲岁币于金。

二十二年丁亥春，帝留兵攻夏王城，自

率师渡河攻积石州。

二月，破临洮府。

三月，破洮、河、西宁二州。遣斡陈那颜攻信都府，拔之。

夏四月，帝次龙德，拔德顺等州，德顺节度使爱申、进士马肩龙死焉。

五月，遣唐庆等使金。

闰月，避暑六盘山。

六月，金遣完颜合周、奥屯阿虎来请和。帝谓群臣曰：“朕自去冬五星聚时，已尝许不杀掠，遽忘下诏耶。今可布告中外，令彼行人亦知朕意。”是月，夏主李睨降。帝次清水县西江。

秋七月壬午，不豫。己丑，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。临崩谓左右曰：“金精兵在潼关，南据连山，北限大河，难以遽破。若假道于宋，宋、金世讎，必能许我，则下兵唐、邓，直捣大梁。金急，必徵兵潼关。然以数万之众，千里赴援，人马疲弊，虽至弗能战，破之必矣。”言訖而崩，寿六十六。葬起辇谷。至元三年冬十月，追谥圣武皇帝。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，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。庙号太祖。在位二十二年。

帝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神，故能灭国四十，遂平西夏。其奇勋伟迹甚众，惜乎当时史官不备，或多失于纪载云。

戊子年。是岁，皇子拖雷监国。

译文：

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，名铁木真，姓奇渥温氏，蒙古部人。

太祖的十世祖名叫李端叉儿。他的母亲阿兰果火，嫁给脱奔咩哩捷，生二个儿子，长子名博寒葛答黑，次子名博合睹撒里直。既而丈夫去世，阿兰成为寡妇独自居住，晚上在帐房中睡，梦见白光从帐房的天窗中进来，变成金色的神人，来到她躺着的床边。阿兰惊醒过来，便怀孕了，生下一个





儿子,就是李端叉儿。李端叉儿的相貌很奇怪,沉默寡言,家中人都说他笨。只有阿兰跟其他人说:“这个孩子不笨,他的后代子孙一定有大贵人。”阿兰去世,兄长们把财产分给了,没有分给李端叉儿。李端叉儿说:“人的贫贱富贵,都是命里注定的,财产算得了什么。”独自骑着一匹青白马,到名叫八里屯阿懒的地方住了下来。得不到饮食,正好有鹰抓取野兽在吃,李端叉儿便用绳子做成机关擒住了它,这头鹰很快便驯服了。于是便臂上架鹰猎取兔子和鸟类作为食物,有时食物缺少立即又有所获,似乎天在保佑他。这样过了几个月,有数十家百姓从统急里忽鲁的旷野追随水草迁到当地,李端叉儿盖造简陋的房屋给他们住,进出互相帮助,因此生活还算过得去。有一天,二哥忽然想起他,说:“李端叉儿独自出去没有带什么东西,近来会不会挨冻受饥呢?”立即前来访问,要他一起回去。半路上李端叉儿对他的哥哥说:“统急里忽鲁的百姓没有隶属于他人,如果用武力来加以威胁,是会屈服的。”哥哥以为有道理。回家以后,立即选派强壮的战士,命令李端叉儿带领前去,果然全都投降了。

李端叉儿死,其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继承家世,生下儿子名叫咩撚笃敦。咩撚笃敦的妻子叫做莫拿伦,生下七个儿子后成为寡妇。莫拿伦的脾气刚强而急躁,当时押刺伊而部有一群孩子挖掘田间的草根作为食物,莫拿伦乘车出门,正好看见,发怒说:“这块土地是我儿子跑马的地方,这群孩子胆敢破坏吗!”赶车前去,将一群孩子辗伤,有的因此而死。押刺伊而人忿怒怨恨,将莫拿伦的马群全都赶走。莫拿伦的儿子们听到这一消息,来不及穿上铠甲,便追上去。莫拿伦私下感到忧虑说:“我的儿子不穿铠甲前去,恐怕不能战胜敌人。”便叫儿媳妇载着铠甲前去,已经来

不及了。果然吃了败仗,六个儿子都战死。押刺伊而人乘胜杀死莫拿伦,把全家都杀光。只有长孙海都年纪还小,奶妈将他藏在一堆木头中,才得免于难。在此以前莫拿伦第七个儿子纳真在八刺忽的百姓家中当上门女婿,因此灾难发生时与他无关。他听说家中遭遇大祸,前来察看,只见十几位有病的老年妇女与海都还在,他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幸亏押刺伊而人驱赶马群时,纳真哥哥的黄马三次摆脱套竿逃了回来,纳真才得到马骑。于是便伪装成牧马人,前往押刺伊而人住处。路上碰到父子二人先后骑马行驰,臂上架着鹰打猎。纳真看见鹰,心中说:“这正是我哥哥常常托着的鹰。”赶上前去哄骗年少儿子说:“有一匹红马带领一群马往东去了,你看见了吗?”少年回答说:“没有。”接着少年问:“你经过的地方有水鸟吗?”纳真说:“有。”少年说:“你能当我们向导吗?”纳真说:“可以。”于是便同行。转过一处河弯,纳真估计后面骑马人距离稍远,便将少年刺死。他将马匹与鹰用绳捆住,然后前去迎接后面的骑手,同样加以哄骗。后面的骑手问道:“前面射水鸟的是我的儿子,为什么老躺着不起来呢?”纳真回答说因为鼻子出血。骑手正发怒,纳真利用这一空子将他刺死。又向前去到一座山下,有几百匹马,放牧的只有几个孩子,正在拿动物的骨关节做游戏。纳真仔细看,也是哥哥家中的东西。用话向孩子们套问,也像先前一样。于是爬上山顶四面张望,到处静悄悄没有人影,他便将孩子们全都杀死,驱赶马群架着鹰回来,带上海都和生病的老年妇女,一起回到八刺忽地方住下。海都长大了,纳真率领八刺忽怯谷的百姓们拥立他为首领。海都当上首领后,攻打押刺伊而,使之成为自己的属民,势力逐渐壮大。他的营帐排列在八刺合黑河边,在河上造



起了桥梁,便于往来。由此周围的部族前来归附的日益增多。

海都死,儿子拜姓忽儿继位。拜姓忽儿死,儿子敦必乃继位。敦必乃死,儿子葛不律寒继位。葛不律寒死,儿子八哩丹继位。八哩丹死,儿子也速该继位,并吞各部落,势力愈来愈大。也速该死,至元三年十月,追谥烈祖神元皇帝。

当初,也速该出征塔塔儿部,捉住了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。这时正好宣懿太后月伦生下太祖,手中握着凝固的血块如同红色石头一搬。也速该很奇怪,便以抓住的俘虏铁木真为之命名,用来纪念自己的军事胜利。

同族的泰赤乌部原来和也速该关系很好,后来因为塔儿不台管事,便产生了隔阂,互不往来。也速该死时,太祖年纪还小,部众大多归附泰赤乌部。侍从脱端火儿真也要叛变,太祖哭着挽留他。脱端说:“深深的池水已经干涸了,坚硬的石头已经碎裂了,留下干什么!”竟然带着众人骑马离去。太后月伦对于他看不起自己感到愤怒,亲自打着旗带着兵追上前去,将大部分企图叛变的部众追了回来。

当时太祖部下的捌只另外居住在萨里河。札木合部的秃合察儿居住在玉律哥泉,时常想要加以欺侮,终于将萨里河放牧的马群抢走。捌只指挥身边的人藏在马群中,将秃合察儿射死。札木合因此怨恨,便和泰赤乌各部共同商议,发动三万人前来打仗。太祖这时屯驻在答阑版朱思草原上,听到消息,大规模征集各部的军队,分成十三翼等待对方的到来。后来札木合的军队果然前来,太祖和他们激烈交锋,终于将对方打败。

在那个时候,各部之中只有泰赤乌土地广大人口众多,号称最强大。泰赤乌部中的照烈部,住处与太祖相接近。太祖有

一次出去打猎,偶然和照烈的打猎队伍相遇。太祖对照烈说:“今天晚上可以在一起宿营吗?”照烈说:“一起宿营当然是我的愿望,但是跟从出来打猎的有四百人,因为带的食物不够,已经让一半回去了,现在将怎么办才好?”太祖坚持邀请他们一同宿营,凡是留下的,一概供应饮食。第二天一起打猎,太祖让身边的人将野兽都赶到照烈一方,照烈得到许多猎物回去。他的部众都感激太祖,私下相互说:“泰赤乌和我们虽是兄弟,却常常抢我们的车马,夺我们的饮食,没有君主的度量。有君主度量的,看来只有铁木真太子了。”照烈的首领玉律这时正遭到泰赤乌部的虐待,难以忍受,便和塔海答鲁带领部众来归,愿意以杀泰赤乌人来表示自己的诚心。太祖说:“我正在熟睡,幸亏你们使我醒过来,自今以后凡是有车辙和人行痕迹的道路,我将全部夺过来给你们。”没有多久二人不能实践自己的诺言,又叛变离去。塔海答鲁行至中途被泰赤乌部众所杀,照烈部就此灭亡了。

这时太祖的功业与德行愈来愈盛,泰赤乌各部对于他们首领的暴虐行为深感痛苦,看到太祖待人宽厚仁爱,经常拿皮衣和马匹赏赐给别人,心中都很向往。像赤老温、哲别、失力哥也不干等人,以及朵郎吉、札刺儿、忙兀诸部,都仰慕太祖的恩义,前来投降。

太祖约会各族首领薛彻别吉、小丑等,各自用牛车载着马奶和奶酪,在斡难河边举行宴会。太祖和各族首领以及薛彻别吉的母亲忽儿真面前,共同放着一皮囊马奶,而薛彻别吉的次母野别该面前,却单独放着一个皮囊。忽儿真发怒说:“现在不尊敬我,却要抬高野别该吗?”怀疑是太祖手下管理饮食的失丘儿干的事,就揍他,这样便产生了隔阂。这时太祖兄弟别里古台负



责管理太祖的乞列思(乞列思,用汉语来说就是君主营帐外面系马的场所),播里管理薛彻别吉的乞列思。播里手下人偷盗马车用的革带,被别里古台抓住。播里发怒,用刀砍伤别里古台的背。手下人要打架,别里古台制止他们说:“你们要报仇吗?我伤得不重,姑且等一等再说。”手下人不听,各自拿着撞马奶的木棒大打出手,将忽儿真、火里真两位夫人抢了回来。薛彻别吉派遣使者请求和好,太祖便让两位夫人回去。恰好塔塔儿部首领蔑兀真笑里徒违背与金朝之间的盟约,金朝皇帝派丞相完颜襄带领军队将他们驱赶到北方。太祖听说此事,便派遣近处的军队从斡难河迎头痛击塔塔儿部,又通知薛彻别吉带部众前来相助。等了六天不来,太祖独自与塔塔儿部作战,杀死蔑兀真笑里徒,将他们的全部辎重都缴获了。

太祖的部下有人遭到乃蛮部人抢劫,太祖准备加以讨伐,又派六十人到薛彻别吉处去征兵。薛彻别吉因为过去的怨仇,将其中十人杀死,剥去其余五十人的衣服让他们回来。太祖发怒说:“薛彻别吉过去揍我的失丘儿,砍伤我的别里古台,现在又敢利用敌人的势力来欺侮我。”于是便统率军队越过沙漠发起进攻,杀死和俘虏了他的部众,只有薛彻别吉和大丑带着妻儿得免此难。过了几个月,太祖又发兵讨伐薛彻别吉和大丑,追到帖烈徒隘口,将他们歼灭。

克烈部的札阿紺孛前来归附。札阿紺孛是克烈部首领汪罕的弟弟。汪罕原名脱里,金朝封他为王,北方民族语音重,所以称王为汪罕。

起初,汪罕的父亲忽儿札胡思孟禄去世,汪罕嗣位,杀死不少自己的兄弟。他的叔父菊儿罕带着军队与他作战,追逼到哈刺温隘将他打败,汪罕只剩下一百多名骑

兵逃脱,投奔于烈祖也速该。也速该亲自带兵将菊儿罕赶走,菊儿罕逃往西夏,也速该夺回部众还给汪罕。汪罕感恩载德,就与也速该结盟,称为按答(按答,汉语是交换物品的朋友)。也速该死,汪罕的弟弟也力可哈刺怨恨汪罕杀人太多,又叛离了他,投向乃蛮部。乃蛮部首领亦难赤为之发兵讨伐汪罕,将他的部众都夺过来给了也力可哈刺。汪罕经过河西、回鹘、回回三国,投奔契丹。接着又叛变逃回,途中粮食没有了,挤羊奶为饮料,刺出骆驼血来吃,困乏到了极点。太祖因为汪罕与烈祖也速该之间交情很好,派遣侍从去招他。太祖亲自迎接慰劳,安置于军中,给他资助。于是在土兀刺河边聚会,太祖遵汪罕为父。

没有多久,太祖讨伐蔑里乞部,与蔑里乞部的首领脱脱在莫那察山交战,夺得他们的资财、粮食,送给汪罕。汪罕因此逐步将部众收集了起来。

又过了一些日子,汪罕以为自己势力壮大,足以有所作为,没有告诉太祖,独自领兵又去攻打蔑里乞部,对方败走,脱脱逃往八儿忽真的险要之地。汪罕大肆抢掠然后回来,没有给太祖一点东西,太祖根本不在意。

这时乃蛮部首领不欲鲁罕不服,太祖与汪罕又发兵讨伐。到黑辛八石的旷野,遇到乃蛮的前锋也的脱孛鲁他带领一百骑兵前来作战,看到太祖的军队逐渐逼近,也的脱孛鲁退到高山上据守,途中马鞍脱落掉了下来,太祖抓住了他。没有多久,太祖又与乃蛮的猛将曲薛吾、撒八刺二人相遇,正好这一天时间已晚,于是约定明日交战,各回自己的营垒。当天晚上,汪罕在营垒中到处点火,使人不怀疑他有什么动作,实际上偷偷将部众转移到其他地方。等到天亮,太祖才发现,因而怀疑他打有别的主意,也带着军队退到萨里河。接着汪罕也